

明

明新齋

明新齋

與物傳

出格生曰人受天中以生偏則物云予稽載籍及
觀聞物乃踰人倍蓰曷言物生匪中人賢物賤也
特形異耳予每興嘆曰吾人未人哉是物足以惺
人心傳而系以斷題曰與物進之大同云若龍麟
鳳鸞騶虞獬豸白澤角端神靈瑞應非常畜比猶
人中之聖故不編海鹽王文祿世廉

劉備走樊城墮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所乘馬
曰的顧今日厄何不努力卽踊躍三文得過出格生
曰危急中同患相濟勇且智報主惟仁惟忠孔子曰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孫堅討董卓被創墮馬臥草中馬還營嗚呼軍人隨馬向草中得堅扶還營出格生曰嗚呼者其積恩感之乎亦戀主也古之將與所乘馬相馴擾乃可出入行陣噫是馬開吳首功邪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驗收秣之毛革復覓有借乘蹄鳴人立驤拒不可制日惟成乘則受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驗屹立不去悲鳴屍側寇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第喜日乘之復犯元新驗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以

鐵槊勝傷驗不復顧軍士識之共擒乘驗者訊得元礪弟謀而進寇大駭遂敗檻送于朝頒賞有差衆耻功出驗也沒之驗病傷不秣死出格生曰止受主乘報恩也寇乘奔歸報仇也推功賞王校子主與馬兩得之今厩不聞且死悲夫不有程史曷知哉

大宛獻千里馬于符堅堅乘與姚萇戰敗墮坑中馬垂韁跪膝向堅堅得出出格生曰予幼聞先慈淑母氏云馬有垂韁之義犬有灑草之恩蓋不知出符堅與楊生今觀之慨然思三十年前語也犬馬食人食報之今人食人食背之哀哉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燒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沾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聞行墜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恠之往視見生曰可出我當厚報曰以狗見與可也生曰此狗曾活我不忍與曰若不與不出也狗因下頭目井生知意乃許出之繫狗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出格生曰智哉是犬救主其仁乎孰謂仁且智而物無之也

臨海林甲一門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死無人藏屍家

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埋焉壅土覆之而去出格生曰今人見人之疫雖至親亦避之見人之屍孰埋哉周官除骴掩骼之政不行久矣是犬能埋之可以為至親可以媿時政

龜山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其母行母忽為虎噬五呼鄰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不可及稚犬悲鳴奔銜虎尾左右旋轉回顧不肯脫口稚犬為棘刺掛胷皮毛殆盡流血淋漓終不肯脫口虎由此係累稍遲追及斃刃下虎曰虎猛獸也

百獸不敢近雅犬甚微也乃能遠避之見母不見虎也心誠金石可開觀是犬益

懷氏子畜犬甚馴子死葬之犬日守墓側及暮而返人稱孝犬云出格生曰今人親死後不復顧視墳墓委之荒榛蛇獾穴之罔恤也是犬乃不忘主親可忘邪

大庾嶺李氏畜二牝猫各產四子交相為哺一猫犬傷死其一銜死者子寘已窠與子合死者子作悲聲若不安意猫母遍舐環拊繾綣不捨日久乳力不周漸羸瘠猶奔走遮護如初至能自食乃已出格生曰

後母虐前母兒主母虐諸妾兒有媿是猫也

南京一宦家慶壽命厨人宰羊享客厨人置刀盆上方取鹽既至失刀逐羊群尋之惟一羔跪不起視腹下乃刀也其羔卽此羊之子厨人感悟遂棄其業出格生曰世言羔跪乳性至孝也况殺母有不藏刀乎厨人棄業不忍深矣嗜味好殺者獨何心哉故曰君子遠庖厨也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給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元順帝有一象每宴必拜舞為儀王師破燕徙象至
南京一日上設宴令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
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危素左右肩
唐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
忠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遂殺
之
陸秀夫抱帝昺溺南海中御舟一白鷗哀鳴良久奮
擊躑躅竟與籠俱墜海中出格生曰嗚呼唐宋元降
臣象猴白鷗之不若也降臣圖富貴于一時是物昭
忠義于千古予表之用媿事君而不致身者

慶州有獸名猱獠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中死
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出格生曰予論斷至此泫然流
涕曰杵臼之友田橫之客一也視死如生必有直見
哉不然傷之切矣天地間止此義氣余蓋不覺髮凜
凜而心涼涼也大前小後行且有叙云人媿多矣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活之後蛇銜珠以報出格生曰
世皆以蛇為至毒見必殺之然能知報若是今人往
往以怨報德毒哉人心蛇未為毒也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
市買一白龜長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于江後邾

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養龜人帶甲投水覺如墮石上視之乃先放白龜既登岸迴顧而去出格生曰放龜時非圖報也龜得放必存報心後竟報之也兵敗且投江龜性靈宜先知之不然亦天也人物咸稟五行五行原相報是以恩仇皆有報云靈轍負趙盾殆類乎

衢州民有里胥至家貧無備飧祇有母雞哺數子擬烹之將縛里胥閔之不殺遂去後再來雞已抱出群雛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感謝狀行數百步遇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出撲虎眼里胥急奔得免還至其

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飛去無覓里胥恠之具說見虎事同往尋之雞已斃於草間自後一村少有食雞子者出格生曰好生惡死知恩報恩凡有血氣皆然也里胥活母子數命母舍一命救之宜哉或曰曷知遇虎救之也曰天也

房皞家烹一雞其雌逃屋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稱為貞雞

德清縣沈朝家母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埋之名孝鵝塚崑山縣朱氏家蓄二鵝偶食田禾鄰人誤擊殺雌其

學山 其物傳卷 六
雄哀鳴旋繞遂不食死方鳳以粟易二鵝葬之名義
鵝塚出格生曰雞鵝家畜也烹食之不少惜孝義若
此曷可輕殺也予每戒殺非祭燕不敢烹人皆存此
心是亦愛物之一端云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死玉
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為鷲鳥擊死一孤飛徘徊
至秋止玉京臂上儼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
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
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
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

曰玉京墳在南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
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出格生曰情義之
重孰謂物無之人反多欲弗及也娼女守孀燕為之
死皆世所罕云

唐貞元十九年河東裴氏有鸚鵡教以持佛名號曰
當由有念以至無念仰首看翼若承聽然每戒曙發
和雅音唵唵相續聞者莫不泐然其年七月將盡裴
氏曰爾西歸乎為爾擊磬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
阿彌陀佛號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焚之燼
末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僧惠觀請于靈山建塔

學山 身傳集 卷一
云出格生曰天性無人物殊奈至誠者鮮也苟誠矣
曷佛之難觀是鳥益信

秦吉了能言鳥也瀘南人畜之夷酋欲買以五十萬
貫人告鳥以故且謝曰濟吾貧耳鳥曰我漢禽不願
入夷中遂不食而死出格生曰背夏入夷鳥且至死
不願也甘心降虜以圖富貴有媿是鳥哉

正德間鎮江北園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
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庵一清聞之
令僮瘞焉表曰義蜂塚為文祭之出格生曰古云蜂
蟻君臣觀此益驗人臣能為君若此曷有亂亡哉

庭聞述畧一卷

先康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懼變後類多
亡逸乃今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群盜繼起閩
鄧茂七浙東葉宗習湖廣黃省養四川趙鐸固原滿
四倭奴數犯沿海乘輿且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
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
之未弛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己巳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墜
見一虜騎牽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

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
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
前一斧碎落虜首塞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
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
可以遮胸必癭木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
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
石亨勇力絕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葦束
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騁馬疾馳以刀尖挑葦
束左右互轉輕捷如束薪然蓋不啻千斤力也天生
亨彪以衛都城而奏清風店之捷惜處置非宜俱罹

大辟文臣激之且擠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鏡
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
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
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
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
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
或相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
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

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下有人曰中
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聖刀
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稟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
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衝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
一面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
七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管一帶鋪
又往茂七稟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
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
乃據延平稱剗平王訛言旗燈爲鄧字之應御史聞

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
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
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變後善終

錢寧不知何姓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與戚賢善
武宗收爲義子賜姓朱授後府都督掌錦衣衛印誘
上聚財各處鎮守太監俱要進奉視地方爲輕重南
京守備銀十五萬兩兩廣十三萬湖廣十一萬四川
九萬河南八萬陝西七萬山東西閩浙江西有差又
添設鎮守一年一進仍舊稍不如數卽更之各鎮守

指以進奉為名科派地方莫敢阻撓惟陝西為甚蓋因廖鸞廖鵬畢真劉朗相繼為鎮守取銀各有名色田有餘糧錢每畝銀一錢屋有地租錢每間銀五分老人有拐杖錢女兒有脂粉錢寡婦有快活錢咸苦之交結寧庶人宸濠許晏駕迎立謀反則無也朝臣諫南巡江彬欲重責寧輕之全活者衆按月給京軍衣糧工部借軍不發每操軍早散恐誤一日生理多德之死後竟遊于崔附馬家曰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

江彬蔚州衛人因錢寧得寵十二年八月誘幸宣府建行宮十三年正月回鑾七月又幸宣府欲出居庸關兵憲張欽請驗勅乃放無勅阻之遣回取勅十月過榆林沿邊較獵至應州雪中遇衆虜問何軍曰聖上在曰何得在此上乃命兵將撒開宣曾進貢者近前解戰袍示以金甲衆虜馬上扣頭去不然幾蒙塵矣十四年二月回鑾六月江西寧王反彬誘親征八月二十日駕出十二月至南京十五年三月王都御史守仁解宸濠至彬欲陷之請旨往問內臣張永素重王公請與彬偕往至舟次扣見宸濠俯首不

言彬以言甜之喝曰爾欲陷人快去永杜彬起曰殿下無言速覆 旨王公免害永之力也六月十一日彬會喬兵部宇于演武場欲逞部下武勇問有武藝者可與一較宇曰精者甚多猝難呼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蓋宇豫虞彬有異志精選數十克隸卒護從至是出應之一人小而黑人呼鬼李有神力善跌打扣頭請較彬部下邊人長而大視彼忽易之李佯放身彼進步拿之李以足剪而仆彬失色復呼勇者來較連勝之彬由是奪氣後勒取十三城門匙鑰宇令經歷楊美璜堅執不與又誘牛首山打虎後湖

撒網得蝦蟆一 內侍諛曰此直五百金 上曰汝買去十一月回鑾十二月有星犯月京師謠曰月鉤星斬江彬十六年正月元日子初彗見西南三月十四駕崩彬隨棄市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及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失此干城且邊軍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陽明王公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挿出山外下

臨無底人無至者公乃局身徐步若龍蜿蜒竦立巖
前瞻顧而嘆曰奇絕蓋神全而不眩心學之力也以
故能當大任卒戡宸濠之變云大同廿年南寧司馬
丈夫風波上站之定其千鈞之弩百煉之鋼乎毋為
穿鑿此七日而渾沌死也行所無事智大矣
曾子三省以為人謀之忠為首蓋能為人謀方為丈
夫非為人也盡己之心也謀可弗忠乎

或曰上古無鬼或曰有人必有鬼也安知上古之人
非前劫之鬼輪迴乎康毅君曰上古若無鬼也唐虞
中古矣亦若無鬼也刑措不用而無戰爭人咸得盡

天年自周秦後鬼眾矣不得其死不盡天年精靈不
散安得無鬼也予壻于陸宅春過陽橋有物如犬從
橋下欲上予喝問之急奮而復墮者屢明發視其處
草不動一莖方知其鬼也人死决有鬼仙亦鬼也特
靈明能自作主耳生人可不收斂精神以待終哉
嘉靖癸丑仲冬聖偶觀荀悅申鑒曰夫物不能為春
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乃喜甚夜
夢先康毅君曰汝好博觀能記其要者申鑒所言發
先儒未發也雷同勦述何必記哉文籍雖博其要者
亦鮮矣惺後悲感不勝時四鼓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此太平十字經也岳侯不特可為將亦可為相奸檜陷之寃哉傷哉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生人八字經也小子識之文祿知而未能可耻也已

小子文祿初就外傳也患學之不進先廉毅君誨之曰漆絞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賢熟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祿今省之猶昨也悲哉戒暴怒生人第一義可以延命可以長生

卷完

附錄私謚廉毅先生議

謚議曰嘗聞君子之立身也存有可旌之善沒膺不朽之名蓋所以樹風聲於既往示激勸於將來匪細故也吾友學圃先生王公秀鍾將闡跡奮儒林德全正直剛柔教得溫柔敦厚多才多藝鑑物澈而無訛不諂不驕與人恭而有禮鐘鼓旣設時追尊俎之權兄弟孔懷克篤墳疇之樂鄉閭孚其行義僮卒懷其惠恩可謂心逸日休樂不離正者矣且又堅強罔屈卓立不群遇事敢為萬夫莫當其勇好謀善斷片言適中其機乃武乃文教子成廟廊瑚璉肯堂肯構貽

謀紹帶礪規模無狐疑鼠首之心有豹變龍驤之志
庶幾忠信明決臨事不眩者歟公既沒諸所交於公
者僉謂褒封之典未及幽隱之德宜彰合加顯稱以
揚厥美咸謹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強而能斷曰毅
易名節惠允稱鄉評乃合而謚之曰康毅先生庶足
慰英魂於九泉昭懿範於百世也先生諱佐字朝輔
號學圃海寧衛揮使王公軒仲子云嘉靖癸卯冬中
順大夫襄陽知府海鹽東濱徐咸撰

庭聞述畧一卷完

禮元剩語一卷

吳興一庵唐樞子鎮

天地從空中生人亦從空中生生而不有其生不貳
不測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乃太虛致一之道天地包
裹其中空為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于心亦為
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靈未嘗滅牽擾者
生于有其生未嘗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
生亦生于真生初無相別萬靈一真一真萬否靈一
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于一以分合為真假以存逐
為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
邊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為一隅所覆是以牽擾

之生雖未嘗不生而終死于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
非真生古謂無息無為不識不知卽真生之無生又
謂心之官則思息者聖功之本卽真生之自然生無
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患在離虛
而逐物迷中起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
若逐物之息雖極盡計量三息愈遠

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
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有流通
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
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墮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

墮之化而見氣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
作二種性卽理性亦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
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
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有所存主便謂之
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
則非德矣非德非性非理非氣非人非人非天人者
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
人爲萬物首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
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
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

泥于入相不會推見至理苟泥于相雖天地亦喚不
得作全理雨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
于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悴何等聲明
文物各擅通處其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
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
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
浩浩太虛無有住際中間神通徹宇徹宙人生氣質
所疑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亦無涯其有涯惟有
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總與浩浩太虛為一機呈
則玄辨真苗而神昭故誠能動天地感鬼神乘不聞

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添助假借界隔塵根而
分別出妄施好惡而取舍立輾轉情機而蔽固深積
累觸忤而仇究結貪安方便而阻畫成遂使靈氣墮
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而復不自覺
乃舍此而它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

性者得于天之生理而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具相
空而性現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正證
空而性真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享用空而性行有
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
有迷則隨處滯實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

就死

性根為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
虛空真妙一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
是為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着一物哉故
以善惡體性即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即落情欲情欲
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為
有倚之學非太虛空真妙一竅光淨承受之也

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弘希玄覽未得者實多
步步徒作一場想像玩弄耳此懸空學問有從文典
上粘着有從事機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從困

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神影響涉獵
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體空忘置軀殼中含之
空古人所謂修身踐形乃在七尺之躬了三才極理
只從脚蹠發軔是學者第一步此處躡等縱飛輪神
駿之功枉費心力

孔孟沒寥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見全身一斑任意
作為或揮塵羣比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
或秉權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
國長民修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清修正
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或甘恬高隱屏

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廉靜關若追見天如何成覆地如何成載萬古如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只別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籠侗顛預無的據也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達者證古墮者粘

古其新得奇悟闊趨峻立不知不覺陶鑄古人鑪范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着火力十銀百鎔何以煎銷夙具透露性真孔子十五志學煎銷習心至三十纔立不為習使蓋直須和根拔去另掀轉地面不習餘種纔是光淨天生厥躬到此不容不從學問息辨上研窮究竟自然無處不是反身求誠亦無處不是樂取諸人以為善又無處不是天地萬物一體寂而住則照照而全則寂真照真寂照寂互蘊假寂解散解散為昏假照揣識揣識為擾性靈故照性空故寂空從合來是以能生照靈由定出是以能居寂

互無兩顧舉不重機顧無光可回機無緣可起是謂
常寂常照乃天地之原始生人之根蒂末學習靜求
明淆亂心體中間一習一求生添伎倆藝業種種總
是簸頓造化戕賊元神直待身命將盡時諸火俱息
然後悔愧無益亦有既死餘焰尚為厲作崇良久而
滅又復有少年銳業漸老消除太虛至妙之真永久
不息固未嘗無定時只世短意長等待不及忽到窺
悟時不容不墮淚

心無動靜乘之以時以啓其逗而心不為其所逗心
無生滅現之以感以別其化而心不為其所化心無
屈伸按之以機以著其運而心不為其所運心無感
應寓之以形以各其通而心不為其所通故知動之
相藏可以議禮知靜之能顯可以作樂知生之得止
可以立政知滅之不亾可以明刑知處之存身可以
分田知伸之蓄德可以制祿知感之忘物可以官人
知應之舍己可以用財時非心而心不外于時命之
流行而不已陰陽之所為立也感非心而心不外于
感情之呈露而難遏人物之所為具也機非心而心
不外于機欲之利用以崇德生養之所為遠也形非
心而心不外于形事之假托以藉成任用之所為重

也明于陰陽之立人物之具生養之遂任用之重而後明吾之心明于吾之心而天下治明于天下之治而後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太一無病有二卽病知二是藥二復無藥無病而藥藥亦是病病而無藥并病不知不知之病遂離太一太一常在亦何有離其迷其悟在心肯不肯則一明否則一二一有萬千一不離一萬千皆一離一為二二從一生一哉太一是名真一知二是一二復亦一耐病諱病一總不戒藥來病去一總自如是以太一

無病無藥其有病藥乃人添增及其有病萬千病一病及其有藥萬千藥一藥一藥起萬千方一病現千萬症按症立方修方對症症不淫脈部方不淫藥性復歸于太一二之則不是雖然若不的認一徒作團藥頭想病却生矣

至哉一之為神也其太一而無以復加者乎一無形故強形之以○至于○形無形圍成而斷際天下之道無有出于此矣不以○形一則求一於無一不可以無求于是而有加損則求一于有一不可以有求求一於有無之外形之以○斯人道之贅也求一於

無有無無則非所以為學求一於無無有無無無之
 中是故斯○之所為立也字俗作一○之為衡者也
 神之著也易簡而盡乎天下者也從其衡為一邪十
 為一及一為一○至一而窮然有直有折折一為一及
 一為一轉一為一及一為一○至一而窮然有及有正
 正折為一轉一為一側一為一及一為一○至一而窮
 然有半有並再折為一轉一為一側一為一及一為一
 一○至一而窮然有缺有全引一而繞合之為一然有
 方有圓環其口為一○至一則轉行無異勢一之理盡
 矣乎故盡一以表一而不費于加登舉一以擬一而

不患于歎耗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于偏滯合其
 累出之衆形而不亂于紛曠故呈肖萬有彌昭六合
 生生息息於從衡邪正順逆離合曲直方圓之間不
 能自立圈格神運而通神散而閱神存而得神失而
 蔽明者會于元化斯可以言學

太
 樞自幼名庵即此神物歷今三
 十餘年未得圓成斷際此神物
 分明在心目每墮落嗟過悔吝
 作輒切自咎愧像而演之朝夕
 神奉禮庶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



學山
 豐元利語卷
 三虎

染根起欲暗處來魔滯藏不化意動有感厭妄沉怠
欣真落法頑虛誤靜太詳疾學

此內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省之

擅自揚已易指品人躁動罔益闕可畏施無令善
發不調停臨交致爭立業專殖

此外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戒之

卽太虛爲天卽宰物爲帝卽生理爲性卽靈真爲心
卽載營爲魂卽渾成爲玄卽和達爲道卽存主爲德
此八者乃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戒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引之不知其極息之不滅其機發之

不留其迹無一物不知無一事不能無人已之隔無
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它求

則無

即離
以爭
字物
人夫
不事

近峯記略一卷

吳郡皇甫世祿

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日而
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遊過東三
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
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乎動所以有靜者地鎮之
也地主乎靜所以有動者天挾之也天而無動則無
晝夜地而無靜則無寒暑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
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
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

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太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半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荆棘二尺許
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

食因責以離間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昺殺之乃舉兵宸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群官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殺之乃舉兵事同而義殊不度德量力也濠舟夜泊問所在衆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劉太卿祭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

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
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
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
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
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
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揭榜進士之例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
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
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宋制科之意後

譚其名廢不用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
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亦有是
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弘治乙丑春朝鐘新成而紐懸
石忽自裂五月上崩崩之日大
有見黃袍人乘龍上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閣吏部
有水疏閣懼罪由為掩飾子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
何時富解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
何時富解

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節
至耳焉能候之命迎春於揚州之東
開河水流漸臣民駭觀
日百花盛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
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
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
宗室日驕無志
於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
二百年來不下
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
祿米萬石郡王二
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
又以歲歉不給乃為

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
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
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
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
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
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
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
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
刑條例吏書屠鑪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

賓第不當居輦下出為參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
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曷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
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僭天順夏主李

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
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

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搜
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

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閣也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

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

國之弊時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為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

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

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

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

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

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

自古未有殺諫官者。上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上不得已解俊獄，章瑾以寶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臣安進。蓋閣老萬公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二人雖賢，臣不過可闍寺槩論乎。

卷完

冥影契一卷

碧里子曰：古有援神契，參同契，皆洞物情，盜天機，為後世方藝之祖。夫表有影，冥有樞，吾聞其語矣。未睹其道也。於是乎冥影契作焉。漱水董穀實甫。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也。天之蒼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塊面目者，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猶

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燭照也歟百體皆心也癢疴疾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位于方寸者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譬燈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先然雖死而非死蓋臭腐化神奇若寒暑朝夕之消息無往不成來非有空閒可頓放也故死亦生之事非生之外別有死也

生之精爽曰魂死之靈異曰魄魄陽曰魂游魂爲變鬼神之義昭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患在吾有身去私己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鐘不扣寂然扣則響應聖人之事畢矣

萬象皆太虛舍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即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冰

兒時嚴師老猶夢良習根不斷如此况飲食男女乎

雞雛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止是一心自吾肝胆百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良知則證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女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源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情之實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白圈即天也復推數圈明之識破皆筆跡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無死生

晝之所為者心之施憂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息

夢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脉經泥丸遵夾脊而至尾闕河源自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為氣氣非真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心之成形則為事事非真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過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層晦翁作兩層看了故失程子之意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為約禮工夫克己為復禮工夫道問學為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真傳也今有巨木於此將為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用鉋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千鉋皆為求圓工夫第一鉋乃圓之始千鉋乃圓之終固不能舍第一鉋而遂成千亦不待千鉋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旁觀坐議講求鉋法下手便鉋鉋求圓圓隨鉋生鉋至圓至以至無鉋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喻乎

圓至久至無...
 夫...
 千...
 耳...
 工...
 吟...
 實...

詩談一卷 海鹽豐厓徐泰子元

昔梁鍾嶸有詩品元劉會孟有詩評我明不詩

取士作者不下盛唐閒居輒於知者人筆一二語

非敢肆評品也用寫吾嚮慕耳既成編名詩談云

青田劉伯溫鈞天廣樂聲容不凡開國宗工不在茲

乎獨元季之作詞多感慨

姑蘇高啓岱峯雄秀瀚海渾涵海內詩宗豈惟吳下

揚基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之冲

雅潯陽張羽吳興徐賁亞矣四傑敘稱以其才乎

姑蘇張仲簡翠釜駝峯瑤觴法醞時可對壘者杜彥

學山 詩談一卷 周虎

正金德儒乎國初之詩莫盛吳下但未盡脫元格至
王行王汝玉輩漸入清雅然不及高楊耳

古田張以寧高雅俊逸超絕畦畛翠屏千仞可望不
可躋

廬陵張昱雄俊去元未遠照乘之珠見者目眩

句容孫炎詞氣豪邁類其為人渥洼神駒一蹴千里

金谿危素入我國朝老矣蓋元季之虎也臨江梁寅

盱江黃肅俱一時老將嗣後有徐霖

金華胡翰雄壯蘇伯衡豐腴大牢之味與藜藿自別

宋景濂王子克詩亦純雅以文名

吉安劉崧詩工自奔竄岩谷中來冬嶺之松老而愈

秀時同省劉姓者數人如彥昂悉直輩雄俊相似

長沙劉三吾詩不多見天閑老驥骨相自別

臨川甘瑾工於律矛戟森然聖之可畏臨川揭孟同

上饒張孟循金陵夏允中德興程邦民格調相似

新安詹同赤色精金與鋤自別東山趙沔根干筆

削尤稱雅則

山陰錢宰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後馬貫王諡王懌毛

鉉張燦嗣後高廩俱清健

山陰唐肅謝肅驊駟驢並馳藝苑唐有子之淳克

繼其躅

會稽劉渙渙子績績子師邵金章紫綬祖孫相傳三世名家

嘉禾鮑恂大雅君子貝瓊豪邁之士陳秀民陳緝周致堯貝翽俱吾鄉先哲不及二子亦稱名家

吳興王蒙詩畫兩絕不忝文敏外孫沈夢麟亦清雅

錫山張籌剛勁之氣未能全融而金石鏘然足洗俗

樂之耳時周子羽錢子正子義浦長源嗣是王達善

王孟端楊叔璣秦廷韶秦景美近則邵國賢浦文玉

籌時武進謝應芳江陰王逢孫大雅俱名家大雅後

示榮亦秀逸

維揚汪廣洋瑤臺月明鳳笙獨奏京口滕毅巢縣郭

奎全椒樂韶俱清雅後京口楊一清海陵儲嶽

雲間袁凱師法少陵格調高雅奚止白燕九峯三泖

之秀二陸卓矣噓其燼者其海叟乎時吳子愚陳文

東俱雅健惟顧謹中醇雅後則夏正夫曹泰惟張弼

清俊弼明珠數顆舉世寶之

嶺南孫仲衍王彥舉黃庸之趙伯貞李仲修時稱五

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雄俊

豐麗殆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勅敵後瓊山丘濬

學山
詞雖豐腴警秀則少矣

濟南張紳時有吳漳不知何許人各僅得其一二詞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爲豹矣

閩南林鴻師法盛唐唐臨晉帖殆逼真矣惜惟得其貌耳時若危德華名亞子羽格調秀俊唐秦高棟周玄王恭俱清雅又任道不知何許人亦秀俊

海昌胡虛白豪邁一鶚橫秋百鳥戢翼

錢唐錢惟善鍾湖山之秀而發于詩故多秀句瞿宗吉組織工麗其溫飛卿之流乎但新聲與雅樂恐難並奏也後王希範清雅惜氣不足耳嗣後吳吉甫醇

雅姚綬亦清逸

黃巖許廷慎天台鴈蕩雄據東南小杜之稱豈容多讓寧海方希直文章大家詩亦豪壯非所長也若黃巖方行寧海許繼皆鐵中錚錚者前天台王澤天厨之珍自然適口後謝鐸剛毅英華焉用藻飾
吉水解縉獨駕青鸞翱翔八極使謫仙遇之當懸榻以待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爲世所寶

廬陵楊士奇格律清純實開西涯之派文則弱矣
閩南王侗凌駕漢唐見推解子東南天柱焉用洪達
吉安曾祭天馬行空不可控御同郡作者莫之與敵

四明張楷和唐音所謂服堯之服斯堯已矣惜其自作殊不快意餘姚楊時秀亦和唐音煞有風致國初有桂彥良清雅後張琦高古

臨川聶大霖後逸九轉丹成毛骨盡蛻

姑蘇劉諱巖劉欽謨沈愚張淮嘉禾周鼎及李孟昭姚綸陳祖輝顯李孟璿季衡吳興丘吉及唐庠唐廣張子亦寧蘇平蘇正皆一時名家也吳下詩自正籍寧或亦亦調極清和獨劉草窻之豪邁周桐村之黃鐘指或對之雄俊思致深遠視諸家為優桐村後兼收餘亦亦本朝作者莫盛東南姑蘇為最雲間

晉陵嘉湖其次雖曰地靈亦氣運使然乎

海鹽張靖之寧高雅清俊得唐調番陽童軒清雅瀟縣岳正雄俊皆出其下

姑蘇沈周出入宋元成一機軸孫登獨嘯和者稀矣吳寬穠郁史鑑清淳

長沙李東陽大韶一奏俗樂俱廢中興宗匠邈焉寡儔獨擬古樂府乃楊鐵崖之史斷此體出而古樂府之意微矣

太倉張泰孫吳之兵奇正疊出人莫撓其鋒陸鈇九霄之禽翩然高舉莫測其意向

海南陳獻章根據理學格調高古當別具一目觀之
江浦莊杲同調海南江北雙峯並秀

莆田林俊雄健之詞困而不撓剛大之氣至老不衰
關中李夢陽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一瀉千
里獨其論黃陳不香色而時不免自犯其言

信陽何景明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羣工歛
手惜其立論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徑時惟姑蘇徐禎
卿婉美若王廷相許宗魯石瑤之古邊貢鄭善夫孟
洋之醇孫一元之逸林鈇之奇王寵之克蔚皆一時
之選獨惜鄭師杜宛然一生愁也殊乏懽宗耳若薛

蕙馬驥揚慎之俊麗晉唐樂唐四傑殆不是過云我
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
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

始蘇黃省曾詩宗六朝空江月明獨鶴夜警

海昌朱靜庵學博周汝航妻也雅有思致

龍虎山盧大雅老氏之傑也自勾曲後獨俊朗

釋來復宗泐守仁梵琦四子雄深雅健殊不類僧家
之作我國初詩僧盛矣要皆以避世故寄跡空門而
玉蘊山輝自不可掩

右談者人俱往矣未及知知未悉者弗談也方今

作者蛟騰鳳起彬彬乎盛矣予耄未及也

詩談一卷止

邊紀畧一卷

海鹽淡泉鄭曉室甫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
直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閱狄藩華
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
昔隆壤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為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為居庸迤邐

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
沿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
卽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枚
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邪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
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哉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
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
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
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堪險隘虜往往由蒼麥川野猪口等
處入嬾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
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西東北時
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遼東西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渤碣之否外一都會也西南

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

薄蓋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淞金州旅海運陸順口州梁

房口路蓋海舟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

夷彼遂狹以邀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

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

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

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中固三

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

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

卽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

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

斥墾潘陽雖有關上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

凰壁戰東陞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

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

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艤泛登萊路走趙魏肩

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予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已已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為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接虜即入中兩營當有衝燕河密雲相倚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遶洋猶海運也與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蓋水屋可廬而居既挈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北結

媚大種闕我東鄙慎哉慎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于前宋涼蹴于後當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圍掩我將校皇子元侯作鎮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南馳殆無虛日高皇帝垂訓後皇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帥不還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上意益堅司徒匏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

學山 卷一 四 劍號
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
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墾
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旣濬羈勒弗虔卒致
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
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
難宣力禹鼎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
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
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
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
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

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
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
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
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
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
皆嘗遣使穹廬至屢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
馭有方彼狎其餌吾曠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
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
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
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

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
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昂畢上谷雲中
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
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
庚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
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脩攘無策盜
賊四起宗藩再變 今上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
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會何足慮或謂近日
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
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為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

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近復
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
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
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
柝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蹙國于安史豈若
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
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 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
而已

宵練匣一卷

靖江近齋朱得之本息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克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

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麗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恠草木花彙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

真樂也

喜怒哀樂本四並看此獨側注樂字語意為之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

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談理明辨可與聖經賢傳並垂不朽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

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煨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無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糲縷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息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成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眾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卽不忍爲。人無善可爲。只不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完卷



